

文白对照
四库全书精华

史
部
·
国
语

（上）
李 雯瑶主编

目摇摇录

国语卷一·····	员
周语摇上·····	员
祭公谏穆王征犬戎·····	员
密康公母论小丑备物终必亡·····	缘
邵公谏厉王弭谤·····	远
芮良夫论荣夷公专利·····	愿
邵公以其子代宣王死·····	𠄎
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	𠄎
仲山父谏宣王立戏·····	𠄎
穆仲论鲁侯孝·····	𠄎
仲山父谏宣王料民·····	𠄎
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论周将亡·····	𠄎
郑厉公与虢叔杀子颓纳惠王·····	𠄎
内史过论神·····	𠄎
内史过论晋惠公必无后·····	𠄎
内史兴论晋文公必霸·····	𠄎
国语卷二·····	𠄎
周语摇中·····	𠄎
富辰谏襄王以狄伐郑及以狄女为后·····	𠄎
襄王拒晋文公请隧·····	𠄎
阳人不服晋侯·····	𠄎
襄公拒杀卫成公·····	𠄎

王孙满观秦师	源
定王论不用全烝之故	源
单襄公论陈必亡	源
刘康公论鲁大夫俭与侈	源
王孙说请勿赐叔孙侨如	缘
单襄公论□至佻天之功	缘
国语卷三	缘
周语摇下	缘
单襄公论晋将有乱	缘
单襄公论晋周将得晋国	通
太子晋谏灵王壅谷水	缘
晋羊舌□聘周论单靖公敬俭让咨	苑
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	苑
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钟	苑
景王问钟律于伶州鸠	愿
宾孟见雄鸡自断其尾	愿
刘文公与苾弘欲城周	愿
国语卷四	怨
鲁语摇上	怨
曹刿问战	怨
曹刿谏庄公如齐观社	怨
匠师庆谏庄公丹楹刻桷	缘
夏公展谏宗妇觐哀姜用币	怨
臧文仲如齐告余	怨
展禽使乙喜以膏沫犒师	怨
臧文仲说僖公请免卫成公	苑

臧文仲请赏重馆人·····	臧文仲
展禽论祭爰居非政之宜·····	展禽
夏父弗忌改昭穆之常·····	夏父弗忌
里革更书逐莒太子仆·····	里革
里革断宣公罟而弃之·····	里革
子叔声伯辞邑·····	子叔声伯
里革论君之过·····	里革
季文子论妾马·····	季文子
国语卷五·····	国语
鲁语谣下·····	鲁语
叔孙穆子聘于晋·····	叔孙穆子
叔孙穆子谏季武子为三军·····	叔孙穆子
诸侯伐秦鲁人以莒先济·····	诸侯
襄公如楚·····	襄公
季冶致禄·····	季冶
叔孙穆子知楚公子围有篡国之心·····	叔孙穆子
叔孙穆子不以货私免·····	叔孙穆子
子服惠伯与季平子如晋·····	子服惠伯
季桓子穿井获羊·····	季桓子
公父文伯之母对季康子问·····	公父文伯之母
公父文伯饮南宫敬叔酒·····	公父文伯
公父文伯之母论内朝与外朝·····	公父文伯之母
公父文伯之母论劳逸·····	公父文伯之母
公父文伯之母别于男女之礼·····	公父文伯之母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	公父文伯之母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	公父文伯之母

孔丘谓公父文伯之母知礼	员緣
孔丘论大骨	员郢
孔丘论鼂矢	员聽

国语卷一

周语摇上

祭公谏穆王征犬戎

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囊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弗欣喜。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

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

“今自大毕、伯士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其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吾闻夫犬戎树悖，帅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

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译文】

周穆王准备征伐犬戎，祭公谋父直言相劝道：“不可以这样！先王向世人显示的是仁德，而不是武力。蓄养军队是为了必要时才动用的，一旦动用，就必须显示出威慑力；炫耀武力就成了儿戏，儿戏便失去了震慑力。所以周公颂扬武王伐纣的诗中说‘收起刀枪，藏起弓箭，愿美德光照全国，永葆周王天赐福疆。’先王治理百姓的方法，是提倡、奖励他们美好的品德，增加他们的财富，满足他们的需求，让他们拥有如意的生活用品。明确是非利弊，以礼仪教化他们，使他们能够趋利避害，感念天子的恩德，畏惧天子的威严。所以先王得以确保基业世代相传并不断壮大。

“以前我们的先王世代为农官，为虞、夏治理农业。及至夏代衰败，废除农官，不理农务，我们的先王不肖便失去了官职，逃奔到与戎狄相接的地方。他不敢荒废世代相传的农事，不断光大先祖的品德，继承先祖的功业，整理先祖教导的法则，恭顺、勤恳，朝夕相继，把敦厚、忠信作为奉守的准则，在立德立业上无愧于先祖。到了武王时，不仅继承发扬了先祖的品德，还增以慈爱与和睦，敬奉神灵、保护百

姓，人、神无不欢欣喜悦。那时老百姓痛恨商王帝辛，忍受不了他的残暴统治，都从心里爱戴武王，所以武王才陈兵商郊牧野。可见，先王并非崇尚武力，而是为了体恤百姓的忧患，替民除害，才不得不诉诸武力的。

“先王的制度规定，王畿的边缘地区为甸服，甸服以外的地区为侯服，侯服以外的地区为宾服，蛮夷地区为要服，戎狄地区为荒服。甸服有供日祭的义务，侯服有供月祀的义务，宾服有供时享的义务，荒服有朝覲的义务。这一日一祭、一月一祀、一季一享、一年一贡、一生一朝覲的常规都是先王制定的礼法。若有不遵守日祭的，天子就应反省自己的思想；若有不遵守月祀的，天子就应反省自己的言论；若有不遵守季享的，天子就应反省自己规定的法令条文；若有不遵守岁贡的，天子就应反省自己封赐的名分是否相宜；若有不朝见天子的，天子就应反省自己的政绩，于民有无恩德。依照这样的顺序做了反省，若还有不履行义务的，便可依法论处。于是乎有了惩罚不祭、攻伐不祀、征讨不享、谴责不贡、告谕不朝的各项措施。这样就有了惩罚的刑法、攻伐的军队、征讨的武备、谴责的严命、晓谕的言辞，如果颁布了法令、文告之后仍有不履行义务的，那就再一次反省自己的为政之道，而不要轻易劳民远征。如果能这样做，近处的诸侯没有不听从的，远处的诸侯也没有不臣服的。

“而今自犬戎的首领大毕、伯士去世以后，他们一直按照荒服的职责来朝覲，可是您却说‘我要以不享的罪名去征讨犬戎，向他们炫耀武力’。这难道不是背弃先王的遗训，自毁王业吗？我听说犬戎民风敦厚淳朴，始终不渝地恪守着古老的传统美德，他们是有能力抵抗我们的！”

周穆王不听劝告，竟然发兵去征讨犬戎，结果只得到了犬戎进贡的四只白狼、四只白鹿回来。从此荒服地区的诸侯再也不来朝见了。

密康公母论小丑备物终必亡

恭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于王。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下众，王御不参一族。夫粲，美之物也。众以美物归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小丑乎？小丑备物，终必亡。”康公不献。一年，王灭密。

【译文】

周恭王在泾水畔游玩，密康公随侍其左右。有三个同姓的女子私自投奔密康公。康公的母亲说：“必须把她们献给周天子。三只野兽在一起就是‘群’，三个人在一起就是‘众’，三个女子在一起就是‘粲’。天子打猎不猎取群兽，诸侯对待众人要谦逊行事。天子不选三个同姓女子做妃嫔，‘粲’是极美好的东西，人们把美好的东西送给你，你凭什么德望承受呢？天子尚且不能承受，何况你这种地位低贱的人呢！地位低贱的人得到的东西过多，一定会自取灭亡。”康公不肯把女子献给天子。一年以后，恭王灭了密国。

邵公谏厉王弭谤

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瞽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译文】

周厉王暴虐无道，都城的人都谴责他。召公告诉厉王说：“百姓已经不堪忍受了。”厉王听了十分恼怒，便找来卫地的巫师，让他监视敢于谴责天子的人。凡被卫巫告密的人统统被杀掉。这样一来，都城里的百姓便不敢再说话了，大家在路上见了面，只能用眼色来表示不满。厉王很高兴，对召公说：“我能禁止非议了，这些人已经不敢说话了。”召公说：“这是因为你把他们的嘴给封住了。封住百姓的嘴要比堵住江河更可怕。江河被堵就会溃决，伤害的人必定很多，这与封住百姓的嘴是同样的道理。因此，治理水患的人一定要打开缺口，疏导水流，治理百姓的人也要广开言路，

让百姓敢于说话。所以，天子处理政务，要让朝中的大小官吏献上反映民情的诗篇，乐官献上民间的乐曲，史官献上民间的书籍，（掌管教育贵族子女的）师氏能提供告戒的箴铭，盲者能说唱民间轶事，（掌管营造事务的）百工敢于直言进谏，百姓的议论能上达天子，天子左右的近臣能尽心规劝，宗室姻亲肯于考察实情弥补过失，乐官、史官善于解说引导，德高望重的老臣将（一切自下而上的）意见、建议整理出来，使其完善，然后天子再依据情况斟酌取舍，政事才能得以实施而不与现实情理背道而弛。百姓有嘴，就好像大地上有山河一样，财富就从这里生出；就好像原野上有沃土一样，衣食就从这里生出。嘴能评论判断是非，成败好坏就始于这里。行好事，戒坏事，才能增多财富和衣食。百姓的思想都要从嘴里宣泄出来，他们的想法必定要传布，怎么可以封堵呢？要是封住他们的嘴那能维持多久呢？”厉王不听，于是都城里再没人敢说话了。三年后，百姓便将厉王逐出国都，流放到彘地去了。

芮良夫论荣夷公专利

厉王说荣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大雅》曰：‘陈锡载周。’是不布利而惧难乎？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既，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王流于彘。

【译文】

周厉王宠爱荣夷公。芮良夫评论说：“王室快要衰败了！因为荣夷公喜欢一个人独占财利，从不考虑因此而招来的厄难。世上的利，本是从万物中滋生出来的，充斥于天地之间。若是一个人独占了它，势必要损害很多人的利益。天地间的万物人人都可以取用，怎么能由一个人独占呢？独占其利，必然招致很多人的怨恨，怨恨能引发动乱，他对隐患又不作防备。如此引导天子治理国家，天子的统治还能长久吗？治理天下的人，应该开发资源，将利益分配给所有的人。使神有所享，人有所得，物有所用，无不达到最高的限度。即便如此，天天还会提心吊胆，害怕招来怨恨。所以，《颂》诗说‘以礼乐教化治理国家的后稷啊，功绩德行堪与天齐。百姓得以存活，无不依赖你的大功大德’；《大雅》说‘（因为文王有德，上天才会）赏赐周朝，保佑周朝的子

孙’。这还不是施恩惠、行德政尚且忧心厄难的降临吗？正因为如此，上天才能让周朝存在，并一代代地传到今天。现在天子不思德政，却学独占财利之术，这样做合适吗？平民百姓独占财利还要被称之为强盗呢，天子若是这样做了，归附王室的人也就很少了。重用荣夷公，周王室必定要灭亡！”芮良夫讲这番话没过多久，厉王便让荣夷公掌管了政事，于是诸侯都不来朝见了。不久，厉王就被国人放逐到彘地去了。

邵公以其子代宣王死

彘之乱，宣王在邵公之宫，国人围之。邵公曰：“昔吾骤谏王，王不从，是以及此难。今杀王子，王其以我为怼而怒乎！夫事君者险而不怼，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长而立之。

【译文】

在国人放逐厉王去彘的动乱中，厉王之子宣王躲藏在邵公家里避难，都城里的百姓便把邵公的住宅包围了。邵公说：“以前我多次劝谏过厉王，厉王不听，所以才遭到这场厄难。今天要是杀死他的儿子，厉王就会以为我是因为怨恨，发泄怒火报复他。侍奉诸侯的人受到伤害，尚且不该怨恨国君，有了怨气也不该发怒，何况侍奉天子呢？”于是就用他的儿子代替宣王去死。宣王长大后，邵公扶持他继承了王位。

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

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庞固于是乎成，是故稷为大官。古者，太史顺时摇土，阳瘳愤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土乃脉发。

“先时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阳气俱蒸，土膏其动。弗震弗渝，脉其满眚，谷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动，王其祗祓，监农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坛于籍，命农大夫咸戒农用。

“先时五日，警告有协风至，王即斋宫，百官御事，各即其斋三日。王乃淳濯飧醴，及期，郁人荐鬯，牺人荐醴，王裸鬯，飧醴乃行，百吏、庶民毕从。及籍，后稷监之，膳夫、农正陈籍礼，太史赞王，王敬从之。王耕一拨，班三之，庶民终于千亩。其后稷省功，太史监之；司徒省民，太师监之。毕，宰夫陈飧，膳宰监之。膳夫赞王，王歆大牢，班尝之，庶人终食。

“是日也，瞽帅、音官以风土。廩于籍东南，钟而藏之，而时布之于农。稷则遍诫百姓，纪农协功，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土不备垦，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农师一之，农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师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则大徇，耨获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动，恪恭于农，修其疆畔，日服其耨，不解于时，财用不乏，民用和同。

“是时也，王事唯农是务，无有求利于其官，以干农功，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钱。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则享祀时至而布施优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绪而弃其大功，匮神乏祀而困民之财，将何以求福用民？”

王不听。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

【译文】

周宣王继天子位后，不奉行躬耕千亩籍田的礼制，虢文公劝谏说：“不可以这样。民众的大事就在于农耕。敬神的祭品靠农耕才能产生；百姓的繁衍靠农耕才能养育；百官的奉禄靠农耕才能提供；和睦融洽的风气靠农耕才能兴起；财务用度的增多靠农耕才能起步；丰足强盛的国力靠农耕才能养成，所以农官是很重要的职官。古时候，（掌管天文历法的）太史遵循时令的变化观察土地，看到日照增多，阳气充足，大地解冻回春，房星出现在正南方，太阳与月亮交会在北方室宿的位置上，这时，地气升腾，便知道应该耕耘了。

“开耕前九天，太史告诉农官说：‘从现在到月朔，阳气上升，土地滋润，这时如不深翻土地，不松动土壤，地气就会郁结，产生（病虫害的）灾异，庄稼就不会再生长。’农官将这番话转奏天子说：‘太史率领（掌管礼仪的）阳官通知我们说：九天之内应该翻动土地。恭请天子主持祈福除灾的仪式，监督农务，不要误了农时。’于是天子派（掌管教化的）司徒一一告诫公卿、百官、百姓，派（掌管建筑工程的）司空在籍田上修建祭坛，命农大夫准备好农具。

“开耕前五天，盲乐师稟告有温和的春风降临，天子便